

昨夜肯定是下了今冬头一场浓霜，不然，窗纸上怎么会镶上毛茸茸的白边？寒气无孔不入，即便隔着厚厚的墙，也能沁到屋子里。远远地，传来几声干燥的爆裂声，像是谁折断了冻僵的树枝，屋檐边滑落的薄冰，嘎吱一响，怯怯地，试探着清晨的硬度。这些声音将我从浅梦里拔出来，拽回川东北再寻常不过的冬至清晨。

推开堂屋的木门，一股凛冽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。院坝里，一眼望去，全是白。那不是雪，雪在我们这里是稀客。这些盐末似的白霜，均匀铺满了瓦楞、草垛、晾衣的竹竿，以及院角那几畦早已收尽了豆荚的藤架。田垄里，山丘上，往日那些泼辣起伏的浓绿与褐黄，此刻都被这层素白驯服了，轮廓变得柔和而模糊，沉浸在静默的广大的清冷里。

早饭是滚烫的苕粥。母亲从灶膛深处扒拉出几根昨夜煨熟的红苕，外皮焦硬，掰开来，金黄的瓢子冒着腾腾热气，一股浓郁的甜香立刻充盈了低矮的灶屋。冬至霜打红苕赛蜜糖。她边说边递给我一根热气腾腾的红苕，手掌被烫得来回倒换，那暖意从掌心直通到胃里，再蔓延到四肢百骸，连骨头缝里的僵直都化开了。这甜，是土地在进入漫长休眼前，最实在的馈赠。吃了它，我们才有力气向土地索取更多的馈赠。

吃罢早饭，我扛着锄头，跟着父亲和叔伯们走向坡上的苕地。霜在脚下沙沙作响，那是细碎的冰冷的抗议。脚下的泥土，一夜之间像换了一副心肠，昨日还带点潮润的柔软，此刻被冻得硬邦邦的，一锄头下去，铿的一

冬至的美好时光

□ 蒲苇

岁岁无忧
一念冬至

声，只留下一道白印。退休的父亲不太习惯干农活，只见他搓搓手，高高抡起锄头，锄尖落下时，带着他全身的体重。这一次，噗的一声，锄头深深吃进土里。他用力一撬，一大块板结的带着霜痕的土坷垃翻过身来，露出黑褐的相对松软的泥土来。

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，一下一下，刨开冬日的铠甲。不一会儿，脊背沁出汗来，握着锄柄的手却依旧冰凉。好在不久，身子活泛了，动作也顺了。锄头起落之间，也有了节奏，那噗噗的声响，像是大地迟缓而沉稳的心跳。冰冷的泥土气息，混着红苕藤蔓断口处青涩的汁液味儿，一股脑儿冲进鼻腔，这是冬至劳动特有的气息。

忽然，父亲的锄头小心起来，他怕伤着红苕。我看他小心翼翼用锄头拨开周边的土，再用手扒拉几下，一根沾着新鲜泥土的红苕，十分饱满地袒露在天光下，仿佛积蓄了一秋的日光与地力，就是为了在这个清冷的早晨，与我们相见。紧接着，第二根、第三根，每挖出一根红苕，心里便涌起一阵微小的扎实的欢喜。这欢喜无关收成多少，都在印证与土地之间一次沉默而确凿的交谈。自然，霜越重，红苕的皮色越深红，捧在手里，沉甸甸的，让人欣喜。难怪老人说，霜打过的红苕才肯甜，那甜，是经过寒夜淬炼的，浓缩了一股春华秋实的倔强劲儿。

日头渐高，那层威严的素白不知何时已褪去，化作一片湿漉漉的

亮晶晶的痕迹。泥土开始松软。我们身后是新翻的蓬松的泥土，泛着油润的光泽，面前则是一堆堆新出土的红苕，红的皮，黄的泥，在冬日阳光下，色彩温暖而浓烈。

晌午时，我独自转到屋后的竹林，冬至也是挖冬笋的好时节。但冬笋不像红苕，它藏得深，是竹子埋在土地里的秘密，是冬日里谨慎的萌芽。寻笋，要凭经验，更要有一点机缘。我用小锄头小心刨开一层层枯叶与浮土，寻找微微隆起或裂缝的地方。这活儿，比挖红苕更需耐心，像一种郑重地探访，而非直白地索取。当我终于触到那尖尖的黄白的笋尖时，那份惊讶来自胸腔，带着发现宝藏似的窃喜。冬笋的味，是山野之气，与红苕那踏实的甘甜，恰成对照。

傍晚，霜意还未重新聚拢，但空气里的霜锋已清晰可辨。我们将红苕分拣，完好壮实的，要入窖储藏，那是存给未来需要时候的指望。有些擦破皮的、模样不那么周正的，堆在灶屋的角落，便于随时食用。

而今回想起来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灶屋，灶膛里的火还未完全熄灭，暗红的炭块发出幽微的光，将人影拉在土墙上。手里捧着的，是煨得软糯烫手的红苕。轻轻撕开那层有些焦糊的皮，金黄的冒着热气的内里便露出来，随便咬一口，那份甜是绵长的、厚实的、带着土地最质朴的诚意，从舌尖一直暖到心底。

屋外，是川东北无边的冬夜，霜正在无声加重；屋内，是这一团暖光，一屋甜香，和围坐在一起的亲人

家乡的冬至年饭

□ 蒋晓东

冬至这天，家乡的南河坝人，都要吃上一锅炖菜。或猪肉，或鸡肉，或羊肉，或肉类混炖，添加一些节气蔬菜，炖一大锅，一家人围在一起，吃个热闹，吃个暖和，吃个温馨，一边吃一边说：冬至当大年，过冬至节就是过年。

南河坝以前是农业社，冬至节后，人们就开始数九，背诵节气与农谚：一九二九，包包揣手；三九四九，脚抖手抖；五九六九，隔河看柳；七九八九，庄稼老汉遍地走。包包揣手，就是把手揣在衣服或裤袋里，适当保暖；脚抖手抖，就是很冷，冷得发抖，要展开运动；隔河看柳，指的是河边的柳树发芽儿了；庄稼老汉遍地走，表示农业生产开始了。

旧时的南河坝人，也有吃不起炖肉的人家。这也无妨，跑到庄稼地里拔出几根青头白萝卜，带回灶屋，用水洗一洗，把萝卜放在木头菜墩上，一分为二切成两块，然后两块并列，再用刀嚓嚓

嚓切成片，最后把萝卜炖上，待萝卜熟了后，撒一指头盐巴在锅里，用筷子搅拌几下，稍后舀起来端上桌子，一家人就开吃了。人们一边吃着青头白萝卜，一边说：萝卜上了街，药铺不用开。青头白萝卜，冒出泥土的地方，皮子有一些青，泥土下面是白色的，因此而得名。

冬至当大年。老辈人说，冬至过后，虽然时令进入了数九寒天，但这寒冷对于南河坝人来说，是欢喜的。他们说：这不是寒冷，是热和。这时的土地正需要寒冷的浸入，土地才会有水分，有萌动。南河坝人在冬至节这天喜欢蹦蹦跳跳，划线跳远、牵绳跳高、端腿斗鸡、撸袖扳腕，非要整出一身大汗来，心里才爽溜溜的。他们用动作诠释了一个道理：寒冷，激活了身体，就像寒冷激活了土地一样。

南河坝人在冬至节前，已经准备好了冬至节以后的必需品，

把田里需要的肥料备好，把锄头、钉耙、镰刀等农具磨好，把家里需要烧火做饭的柴块子也整整齐齐码在屋檐下。他们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，在冬至节后即开始给庄稼浇水施肥，并不需要等到春暖花开。这就是冬至当大年。当大年表示过年，过了冬至年后就必须开始劳动生产，期盼来年获得好收成。

冬至这天，人们要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，吃了冬至年饭，还要走出去说道说道，显摆一下年味儿，真正如过大年一般。逢人先开口道：冬至好！回者道：过年好！有年轻人走在一起，便会唱出好听的情歌来，如：太阳出来像盆火，晒得妹妹无处躲，草帽交给妹妹戴，我来打个光脑袋。把女娃子的头发辫子都快乐得跳了起来。这不单单是一首情歌，年轻人已经想到了次年的农忙时节了。

冬至前后，如有长者在田地里劳动，又恰逢有孩童在场，长者会问孩童听见毕毕剥剥的声音没有，孩童一般会不知所措。长者又意味深长地说，我听见了麦苗油菜拔节生长的声音，我看见

了油菜花，看见了麦穗，看见了生长的秧苗。孩童长大后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后来的孩童，让孩童记住冬至当大年，记住冬至过后就应该勤劳农事了。

在南河坝，当孩童成人时，还要在冬至节这天举行成人礼，以此表示孩童长大了，凡事不可过分任性，不可过分撒娇，更不应该懒惰，要在家庭事务和生产活动中，勇于担当成年人的责任。南河坝的成人礼比较简单，一般在家里进行，家长给娃儿煮一个鸡蛋，让娃儿吃，说是鸡蛋是圆的，娃儿吃了鸡蛋，一滚一年，一滚一年，年年如一日，一直按照正确的方向往前走。

南河坝如今已经村转居，不再种庄稼了。但是这片土地依然叫南河坝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，把冬至年那份情怀，深深刻在了骨子里。2025年的冬至节，南河坝人舍得花钱，大鱼大肉买起，在厨房里炖出一锅锅、一碗碗香喷喷的人间烟火。当然，炖菜里必须有青头白萝卜。娃儿们，给我听好了，别忘了在菜市场买几根青头白萝卜回来！我时时在街巷听见长辈们拉长嗓门的吆喝声。